

电影院关门90天

本报记者 黎慧玲 北京报道

灰白的银幕失去光彩,空荡的影厅寂静无声。董小姐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对着手机说话。最近一段时间,她偶尔会在办公室录一段视频,以排解停业的苦闷。在她身后,这座将近6000平方米的电影院,此刻只有她一个人。

这是她的电影院关门的第90天。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她的电影院,她是这家山东影院的总经理。但在过去3个月时间里,这家始终关闭的电影院,是她最大的心结。作为一名在院线工作了15年的老员工,她此前很少公开高呼自己对电影工作的热爱,直到眼看着它在疫情之下逐渐凋敝。

从1月20日钟南山肯定新冠病毒人传人之后,遍布全国各地的近7万块银幕,成为影视圈最先遭受冲击的一环。

董小姐所在的影院是1月25

日除夕这天宣布关门的。春节往往是全国大小万余家影院最忙碌的时候,贺岁档票房是全年票房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是一场如此漫长的休假,在之后3个月里,中国电影业遭到史无前例的冲击,电影院首当其冲,成了最大的牺牲品。现在随着各行各业的复工复产,电影院却迟迟等不到开门的消息,在全国各地的防疫指示中,人流密集的电影院,仍是“不许营业”的高危场所,哪怕大多数影院其实都有良好的通风条件,观众也可以全程佩戴口罩。

与各行各业最普通的劳动者一样,董小姐的心思也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起伏,最开始也“不想去冒险”,但此后积压的情绪逐渐爆发,她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关注并公开发表有关影院复工的话题。而到现在,她身边很多影院同行都在寻找副业,她开始觉得:“我要想想怎么才能生存下去。”

生死倒计时

今年已有超过5000家影视公司注销或吊销,这个数字是2019年全年的1.8倍。

董小姐的影院停业58天后,3月23日,她终于收到了可以开业的消息。于是,她向当地文化部门提交复工申请,召集员工回来清理卫生、消毒,制作了扫码登记、隔行隔座条幅、卫生提示牌等物料,辛辛苦苦筹备了4天,到3月27日,全国电影院的营业被紧急叫停。

随着3月份全国各地已经逐渐复工,董小姐此前一直心怀希望。被叫停之后,她满心期待地继续等待。结果到4月15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建议影剧院等娱乐性或者是休闲性

场所应暂不营业。

这无疑是一期盼之后的又一个重击。虽然在中国大多数城市,人们已经开始走上街头,购物吃饭,商业中心也正在恢复人流,以往熙熙攘攘的影院却成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就在国务院明确影院仍不能开业的前一天。4月14日,万达电影发布公告称,一季度预计亏损5.5亿~6.5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4亿元。巨额亏损的主要原因是自1月23日以来,下属影院全部停业,春节档影片无法如期上映。这

呼救并自救

“朋友跟我说,有的影院不允许员工找正规兼职,系统查出来后会辞退,所以很多影院的人都在做直播,做同城送货、日结发传单等工作。”董小姐说。

在全国每年票房近600亿元规模的市场上,靠卖票为生的电影院,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风光。

一部电影产生的票房收入,其中5%的电影专业资金和3.3%的税直接扣划并缴纳,剩余部分为净票房。净票房的57%归影院和院线,43%归制片方。

电影院和院线分成比例没有统一标准,一般的分法电影院占50%,院线占7%。当影院和院线是同一家时,比如二者均为万达,则由万达独自分得这57%。

而即便是这些行业排名前列的院系集团,其单个影厅的利润也不高。某种程度上,院线行业是一门重资产生意,除了必备的品质之外,对企业而言,这门生意更多是靠规模取胜。

票房几乎是大部分电影院的九成收入,但这门生意的支出却来自方方面面。在管理者眼中,放映器材、办公用品、空调维保、保洁等每一细项都不能忽视。董小姐说,光为影院8个观影厅购买氙灯,一年就要花35万元,这样的灯一个只

能用500小时,单个氙灯的价格最便宜也要6000元。

房租和员工工资是影院目前的主要压力所在。董小姐所在影院亦是如此。“前两个月房东给减免了,但之后很难说,大家都要生存。”

生意不景气,裁员就接踵而至。大公司裁员的消息更易引起市场关注,万达电影将裁员30%的消息开始流传,被裁的主要是无活儿可干的一线员工。

在前述网络会议上,横店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天福说,公司近400多家影院目前几乎没有开业,将近1万名员工一个月工资就要几千万。“好在我们现金流比较充足,基本上还能挺得过来。但一些小的影视公司,就有可能面临关门的风险。”

对于小电影院来说,停业3个多月后,关门和裁员远超外界所知。一位影城人士表示:“有一些小老板都已经裁到只剩下影院经理了。”

许多电影院被逼得没办法,



3月25日,在辽宁沈阳一家电影院里,工作人员正在消毒。

本报资料室图

一场疫情改变了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对影视行业来说,无数“董小姐”的心路历程正预示这个原本看起来充满趣味和无限可能的行业,正走向悬崖边缘,其严重程度可能超乎大多数人的想象。

在焦躁的等待中,中国影协召开了“电影行业应对疫情影响”的网络视频会议,探讨应对方案,一

现象并不少见。包括金逸影视、华谊兄弟、幸福蓝海在内的多家院线上市公司今年一季度均预计出现大幅亏损。

上市公司纷纷宣布巨亏时,天津橙天嘉禾影城银店宣布关门,这家自2012年就开门营业的老影院,直到停业前总共放映了16万余场电影,共接纳过观众超400万人次。

与最终因为疫情而倒闭的命运相似,这家影院在1月23日最后一天营业时放映的最后一部电影,是《误杀》。

今年1月,内地总票房共22.4

批电影人在社交平台上发起#拯救中国电影#的话题,呼吁上级关注电影院的生死。目前大家最大的困惑仍是不确定性,影院何时能复工,大家仍看不到希望。

不久前,多位影视业人士还通过直播发起一场“新浪潮论坛”,论坛的主题是:

“影人自救,路在何方”。

亿元,比去年同期的票房大幅缩水近80%。3月份曾有部分城市短暂恢复营业,新疆中影金棕榈影城是第一批重新开门的电影院,尽管该地到3月16日已经连续28天没有确诊病例,但3月17日的观影人数仅591人次。显然,观众也没有做好重新走进电影院的准备。

因疫情影响,无法正常营业的影院眼下已到了生死边缘。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已有超过5000家影视公司注销或吊销,这个数字是2019年全年的1.8倍。

金返还不及时。大地电影院线总经理方斌表示:“目前还有很多影院,不仅2019年的专资没拿到,连2018年的专资还没拿到。很多地方主管部门根本没有考虑到影院死活问题,甚至有时候是恶言相加,这给我们从业者带来了心理上沉重的打击。”

平日里,人们很难留意到一家影院所代表的意义。与其他生意不同,作为电影的放映场所,除了营业赚钱之外,它也是向大众普及电影文化艺术不可或缺的一环。当电影院因被归为娱乐场所而禁止开业,很多影院老板对此公开表达强烈不满,他们认为,电影院包含的文化属性不应被无视。这不仅关乎一门生意,也将向上倒逼整个产业链的萧条。对观众来说,看电影不止影院一个渠道,但影院与电影的相辅相成,实际才是电影艺术的全部魅力所在。

太久不去影院,人们是否会遗忘那种感觉?这种担心比眼下的经营困境更让行业从业者忧愁。

影院会被替代吗?

银幕的粗放增长之下,新媒体的渠道狙击战又打响,在圈内人士看来,影院倒闭潮其实已经可以预见,只不过是疫情加速了它的到来。

每多关门一天,电影院老板的担心就多一点,让董小姐担忧的是:“渠道关闭,肯定会有新的渠道占据你的市场。”

她所指的新渠道,主要是视频网站。在防疫工作仍不能松懈的当下,即使开业也会遇见低迷的票房。董小姐毫不讳言:“开业就赔钱,也要开,影院是渠道,关闭得越久,流媒体发展的空间就越大。”

视频网站对电影市场表现出了极大的野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徐峥导演的电影《囧妈》作为原定春节档的电影,率先采取线上播放的模式,在今日头条旗下的新媒体平台上对观众免费播放,此举一度引发争议,许多影视行业从业者对徐峥发出声讨,认为他在关键时刻,抛弃了处在下游但仍然是创作者衣食父母的电影院线。

在今日头条系入局之前,优酷经过多年的烧钱,投入到自制和版权购买上,游戏规则已经成熟,不经院线直接转网是几乎不太可能的事情。此前,网络平台一直作为院线电影的第二个窗口,影片在影院上线一个月后上视频平台,购买价格一般是院线票房的8%。

在价格上,《囧妈》制作成本2.1亿元,头条6.3亿元买下,还包括后续的一系列版权合作。这个购买价对应的是院线20亿元的票房,对片方来说是一个不吃亏的价格。

早在网络开始普及时,关于影院即将消失的论点就开始出现。但从影片的呈现感来说,电影院比小屏幕更受片方青睐。制片人方励在线上论坛介绍,由他担任制作人,马丽、宋佳主演的电影《阳光不是劫匪》年初已经完成制作,受疫情影响暂时不能上映,但他不会选择在网络上映。“这个就是给影院大银幕放的。我用了五只真老虎,三只东北虎、两只孟加拉虎。”那些用昂贵的IMAX机器拍出的影片,片方更不可能让它在网络上映。

事实上,影院在网络时代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电影渠道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多样化,影院在放映的核心位置从未改变。但中美的院线市场的收入占比却仍相差巨大,美国院线的票房平均只占其收入的三成,绝大部分收入来自非票房收入,而中国市场除了少数几个巨头,院线平均90%的收入来自票房。

影视行业的艰难,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了。

2018年的补税事件,让一批电影制作公司倒闭,上游创作被压缩。2019年对影视内容的进一步严格审查,引发影片改档,还有一些电影直接撤档。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让电影行业上下游

全面停工,全国所有电影院都无法开门。

可以说,过去3年间,影视行业

的上、中、下游遭到全面打击。2015年之前,影院在从业者眼中还是暴利时代。但从2016年开始,新建影院带来大量银幕增加,影院整体的上座率和票房却未出现相匹配的增长速度,单银幕票房产出下降,部分影院存在经营不善常年亏损的情况。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注销影院267家,注销银幕数1095块,关闭影院数量较往年有所增长。

票房经过前几年高速增长,已出现放缓迹象。从整体行业而言,近几年中国影院银幕数却加速增长。

根据国家电影局数据,2019年全国电影总票房642.66亿元,同比增长5.4%,相比2018年的票房增速放缓;观影人数达到17.27亿人次,同比仅增加900万人次;而同期全国银幕总数近7万块,全年新增银幕9708块,同比增16.16%。根据国家电影局的规划,到2020年,全国银幕数量将超8万块。

银幕的粗放增长之下,新媒体的渠道狙击战又打响,在圈内人士看来,影院倒闭潮其实已经可以预见,只不过是疫情加速了它的到来。

2019年12月30日,万达开业了它的第600家影城。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0年1月1日至25日期间,至少有9家新影院开业。1月8日,桐庐港纳影城开业;1月10日,厦门永春万达影城开业;1月11日,泰安恒大嘉凯影城开业;1月16日,南京大华大戏院秦淮影城开业;1月18日,佛山湾汇影城开业;1月19日,重庆中视国际影城(潼南店)开业;1月21日,保利国际影城淄博文化中心店开业;1月22日,遵义首家IMAX影城金逸影城开业。

更戏剧性的是,武汉一家影城选定了1月23日开业,“七赶八赶终于在年前开业”,开业当天武汉封城,这家影城一天没能营业,停业至今。

4月11日,董小姐在空荡的影院办公室里做一季报,因为长达3个月的停工,一季报其实就是2020年1月1日至24日的统计。

董小姐感觉心情惨淡,即使五六月能开业,影院上座率也可能会有一个长久的缓冲期,2020年票房已经不是减半的问题了,可能三分之二都会消失。“悲从中来,你知道吗?就是像刀割了一样,因为和2019年的第一季度对比,我们整个收入比去年同期少了九成。”

4月24日,影院关门的第91天,员工们戴着口罩在影院拍了张合影,其中有些员工将正式告别这个工作岗位,他簇拥着和董小姐说再见。

疑因重名部分返京人员未通过“京心相助”审核 原籍地警方已上报处理

本报记者 郝嘉奇 北京报道

日前,湖北多名欲返京人员向《中国经营报》记者反映,在拥有绿色湖北健康码的情况下,他们因为和新冠肺炎患者重名,未通过“京心相助”小程序的审核,导致无法购买火车票返京。

杨威和李杰二人,便是有此遭遇的人士。他们是湖北潜江人,拥有绿码,按照规定,返京需要通过“京心相助”小程序的审核,显示状态无异样后,才能进入北京。但是,他们因没有通过“京心相助”审核。

4月28日,潜江公安一名民警告诉记者,“杨威”“李杰”确实是因重名,现在公安审核过他们身份后已上报,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至于涉及潜江多少重名者,其表示不便

透露。

杨威告诉记者,自己3月24日通过“京心相助”小程序申报,4月初通过审核,当天晚上又变成“审核中”。当地公安局、街道办相继打电话通知杨威,请他暂时不要前往北京。

李杰告诉记者,她做了核酸检测后提交给潜江市政法委,很快小程序就显示审核通过了。“潜江公安说之前不通过的原因是重名。”

4月28日,潜江公安一名民警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杨威”“李杰”确实是因重名,现在公安审核过他们身份后已上报,目前正在处理当中。

户籍湖北孝感并在北京工作的刘女士,拥有绿色的湖北健康码,并且相关核酸检测为阴性,但目前的状态仍是“审核中”。她告

诉记者,4月初曾短暂审核通过,但自己没有及时购票进京,之后再看,就又变成“审核中”。

4月27日,她乘坐顺风车到大兴区进京口被拦下,工作人员通过查验“京心相助”小程序时,其状态显示为“审核中”。这导致她只能先在河北暂时住下,等待审核通过。

“我赶着回京复工,单位要求我尽快复工,虽说不会处罚我,但是我现在不复工几乎没有收入来源,房租已经白交了四个月。本来是‘月光族’,现在贷款都逾期了。”刘女士说。

“京心相助”小程序的开发单位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4月28日,记者拨打了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大数据建设处、大数据应用与产业处的电话,工作人员称,咨询这一小程序情况需联系北京市

12345。记者多次尝试拨打北京12345电话,均提示“坐席忙”。

刘女士也曾联系大兴区防疫办,答复是不归他们审核,能不能进京只看小程序审核情况。

刘女士告诉记者,小程序显示“若您本人一周内未通过审核,可能由于您或您的家人中疑似存在健康问题或未能核实您的健康状况”,同时,小程序显示自己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健康状况良好。

记者联系到大兴区旧宫新苑南区物业和鹿殿家苑物业,两名工作人员都表示,接收鄂籍人员进京的决定权不在物业,需要听上级政府要求。“京心相助”小程序审核通过后,防控办会给物业打电话,将相关人员加进接收名单。

记者采访大兴区旧宫镇防控

办人员获悉:“审核工作是北京市统一做的,如果审核未通过,无法进入接收名单。”她查询了刘女士的信息,显示状态为“审核中”。该工作人员说:“信息包括人员姓名、身份证号、住址以及审核状态,但并不显示原因。”

4月16日,大兴区委书记周立云回复称:“经大兴区旧宫镇核实,处于‘待审核’状态的人员,登记信息可通过‘返京服务状态查询’入口进行查看和修改。处于‘审核中’和‘审核通过’的人员信息不可修改。针对登记信息,旧宫镇只有查看权限并无修改及审核通过的权限。返京人员审查采取分批次审查机制,每批次中人员信息应为完整的‘本人和随行人员’信息。若返京人员未能一次性填写完整信息,将

可能造成随行人员未能及时审查通过的异常情况。根据您的反馈情况,您可能是属于上述情况导致。系统将筛查相关情况,另行开展审查和处理工作,请耐心等待。”

记者注意到,4月9日,有网友在领导留言板留言:“京心相助”审核通过,在小程序上预订乘车信息后,长时间未收到购票链接,由于程序问题,无法获得再次选择车次权限。原订车票已经过期。

4月20日,北京12345回复:“京心相助”返京服务系统于每日早7点重新开放已通过审核人员再次购票权限,通过审核人员可在每日早7点后再次填报乘车信息。如早7点后未重新开放再次购票权限,请您耐心等待。您所叙述的问题已收悉。